中华古籍保护

#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下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

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有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褏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褏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内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

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爲之柰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便一作使曾作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七字)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

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作西）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卷第十五

#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主者以千數至於無

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甞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二人字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三同舊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

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作德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纍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果欲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

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一無棊字]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如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卷第十六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㠯載（載一作戴）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横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説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説新

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㠯事親忠臣之所㠯事君也鄭褎知王㠯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祅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

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已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一本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鵠因是以

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蔆衡奮其六翮而淩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莽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彼礛磻（續磻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集一無乎字）江河夕調乎（集一無乎字）鼎鼐夫黄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䟽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以字）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一無此輦字）從鄢陵君與壽陵

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一本無以字）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封之二字）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一本下有曰齒二字）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

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禕孫作襍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合曾作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



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憱劉作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

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攺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二同堀上有陪字）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薦）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曽又作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乃字）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其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王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奈字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無盡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幸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弟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女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滛不頓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滛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

吴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吴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剪滅之越絶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吴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吴九十四年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一本實下有如字）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



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錢劉下有而字）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剸其胷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

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毒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吕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我一作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戰國策卷第十七

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

疑後人所羼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晝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 戰國策卷第十八

##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郄疵（元和姓纂郄已姓青陽氏之後趙有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憙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麁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本知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

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説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



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

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
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
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
國家安社稷乎劉作政也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
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
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
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
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
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
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
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
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
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
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
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
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
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
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抒）曰欲為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



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豫字）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

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作呼天而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云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

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兊曰雒陽(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蘇秦乗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

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

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
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
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
亡韓呑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
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
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
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
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
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
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

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
距於扞關至於楡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
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
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
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
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
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
國之王嘗合横而謀伐趙叅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
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
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柔高平於魏反三公什

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巠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巳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

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内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内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戸之都封太守千戸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

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鉆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爲臣爲鐵鉆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鬭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鬭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鬭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

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劉本作忘之令南攻楚者
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
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
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
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發使之
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
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
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曾作免而
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續云攺安作案移續云荀子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巳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
梁不待伐矣一無矣字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
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
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
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
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
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

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卬劉改卬作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卷第十八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錢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行字）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無能字）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其字）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一本無節字）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錢劉作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此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庭作姣）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

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一本無爲字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妒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巳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殽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

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

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内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三本同無之内字)愁居懾處不敢動摇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三本同無而字)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蕃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乎字）王曰（曾本添曰字）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一本無而字）有道民便事之敎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敎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作柰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



孫中

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出改作止功有所止曾本止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

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三本同作祝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錯臂一作拃面孔衍作右臂左衽右袒其臂也甌一作林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戰國策作林今俗尚稱林奴臨林今雷州左側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曾作鯷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緤史記作却冠秫絀注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名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盖言女工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孫作土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

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參胡續云史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

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於字)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作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劉改賤作賊)國者族宗反(劉本無反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

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一作理）世不必一其（一本無其字）道（劉作後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錢改奇作衺）行也（曾集無也字）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

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胥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史)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脩)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捐)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

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集劉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絶五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卷第十九

#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高誘注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作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曾作項)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罕鐔蒙須(曾作項)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机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劉去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

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惜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焦一作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

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教子欬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劉本請作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戰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字添之字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

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
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
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
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
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
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
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
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

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
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
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
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
秦之怒秦一作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
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
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
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
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

去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劉添聞字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



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趍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一本去秦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錢劉改蕩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能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

於將軍（錢劉作請為紹交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巳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北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



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

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
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
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
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
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
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
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
添舍字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
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
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
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
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
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
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
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
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
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
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

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曾本無而字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説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飃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傳一作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一作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旣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王一作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

懽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一作萺）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於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
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
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
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
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
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
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
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
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
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
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
果先言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説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
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
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
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
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卷第二十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高誘注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上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

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巳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捄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構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



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巳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以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王自

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曾劉作不〕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呡〔劉呡作岷〕一處於趙〔劉趙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令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劉大作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作脩〕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甘〕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呡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

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雖）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眠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堅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

合也必有蹄重者矣後合與蹄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劉作術)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

秦(劉無下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呡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絶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絶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劉本無爍字)矣國燥(一作爍)於秦兵分(一作孤)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

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劉作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一作事）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絶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絶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一作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曾作乎）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作空）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座字）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

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咲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使字）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劉作室）也甞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内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陵字）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令字）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甞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將字）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曾劉作然)者有一也使
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
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
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
交以習(曾劉作交敝)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
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能過
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齊人戎
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埊(續云新唐史集韻皆
以爲武后所製字實革作唐史釋音乃云古地字見戰國策抑別有所據今國策中地字甚多間作埊字
安知非自武后時傳寫相承如臣作恧以謂曾劉所校亦未諭然古文地字乃作埊又鶡冠子亢倉子
皆有埊字姑存之以俟博識)中山案此言於齊曰四國將假道於
衛以過章子之路齊聞此必效(曾劉作放)鼓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
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人字)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懃(劉懃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
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庒)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
受田駟(四)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
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
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恳曾本無此注)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

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
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
法曾作郭偃之溜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
也所謂桑雍劉作柔癰曾作柔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
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
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
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
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
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
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

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一本無親
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
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
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
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
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
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
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
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
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
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

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劉本無使字)之便於體膳啗使(劉本無使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騏驎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劉作反)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劉作反)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令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招之(劉黜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曾去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一作請)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


李頎

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
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
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
讋（一本無言字）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一本無而字）
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
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
鬻（一本去鬲字）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
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一作宮昧）死
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
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悲念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
反豈非計久長有（曾作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
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冣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冣遂滅趙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